

荀

河

文

鈔

同姓中黃先生之官蕭山教諭乞訪問先世譜牒爲書數則

蕭山朱氏草譜略云始祖福三府君居越寨一傳生進八府君再傳生寧二府君三傳生得三府君族中人來札云始祖仕宋隨高宗南遷卜居蕭山之七都朱村橋不知南遷卽是福三府君否或更有前之人否又不知仕宋何官自北而徂南系出何地也又譜略云福三府君始居越寨其旁注由本縣七都朱村橋八字云由者豈福三府君實由朱村橋遷越寨乎然則始南遷者非福三府君矣疑不能明也

又譜畧云得三府君始居黃閣河生公六府君生常
二府君生登大府君生丙十一府君生長十六府君
諱應龍字近山自始祖福三府君至丙十一府君凡
八世皆不書諱及字但列行耳惟登大府君譜于行
上書端實二字丙十一府君行上書南溪二字疑是
字也不知先世之諱與字以年代久遠失之歟抑譜
載之而書以來者不之及耶

又云長十六府君諱應龍生于明嘉靖中卒萬歷中
年七十九按譜中諸先人皆不書生卒年歲此獨書
者豈府君別有事實可考耶不然譜者從何處得其

始末年歲而詳書之也幸訪之

長十六府君生曾七府君諱道聰字懷山生英三十一府君諱尙綱字日章譜云任漕河游擊又任大廳聞故事副將叅將並稱大廳不知府君竟何職耶又不知其出仕在國初時或前明時英三十二府君生雄二十四府君諱必名字顯之始遊京師卒猶歸葬於蕭筠之先曾祖也

先人墳墓族中人曾圖以來攷譜略自居黃閣河後得三府君葬後山公六府君以下至長十六府君俱葬于後山茅竹園以圖考之常一府君墓居中下左

爲登大府君墓又下右爲長十六府君墓皆與譜合
墓圖雖不書地名知是茅竹園地也圖中長十六府
君墓下之左爲英三十二府君墓譜雖不言其墓所
在觀此知亦在茅竹園也獨怪圖者于長二府君墓
後書何氏祖墳而無公六府君之墓又曾七府君墓
譜既不載而圖亦闕之殊不可曉

先曾祖雄二十四府君墓別葬一地圖中雖列之先
墓右然不知其相去幾里也按墓圖在何氏墓之前
又在曹氏墓之前少左竹林寺僧十代僧王墓之後
稍右金曉村墓之左當以此問之

凡上種種皆我先人之蹟自始祖至錡之先曾祖凡十二世今北來又四世矣本支之所自出且不得言其詳叔行到蕭乞爲問諸我族之老成人問白其原委者不憚瑣瑣具書以寄來俾久北之人引領南望得以數典不忘其先以恭敬其桑梓他日歸來拜於我先人之墓下則叔之所賜何啻十世

乾隆壬申年十月二十六日

錢塘吳氏家傳

吳自太伯十七傳而至王壽夢壽夢四傳而至太子友亡楚友七傳而至漢長沙王芮芮八傳而至大司馬廣平忠侯漢爲南陽宛人漢十三傳而至晉孝子猛爲豫章人猛八傳而至唐佐臺御史少薇少薇八傳而至光在咸通中始卜居歛之西溪南爲西溪始祖自西溪又二十三傳至明天啟中有名憲者始遷於杭而居爲杭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愆初來錢塘器識偉然與其賢通長者遊同輩皆屬目下之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

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卽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其家所業聞著爲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爲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獨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爲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今百餘年諸生從此應布政使試及再試禮部率顯名以去者歲歲不絕皆自憲倡之憲居錢塘旣美其湖山之勝久之

與其一時知名之士議曰學所以學爲人之標準也
今羣居徵逐獨行因陋諸君何所學乎於是考地吳
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辨
榘極以習禮法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爲文章相礪錯
如是以爲常今所謂紫陽書院者也方熹宗朝閣人
魏忠賢用事其黨布天下於時諸郡競爲忠賢建生
祠而杭州之祠巍然與紫陽書院相偪處其黨或以
爲隘也則計謀所以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以媚忠
賢憲問之趣令長子瑗詔同學諸生數百人明日會
祠下既至方蒞藉相語憲慷慨曰鸞孔不與鷓鴣同

巢麒麟不與狐狸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既發
憤爭門而入守者不得禁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
則共擊碎之投閣中出盡撤其祠而書院賴以不動
閣黨以憲名聞忠賢大恚必欲致之死時方起大獄
因嗾其黨羅織之主者構憲延訊再三辭不服卽逮
京師詔獄少子琰從行將以身殉父也明年莊烈帝
卽位忠賢伏誅事得自放歸遂不仕而獨肆力於詩
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玩者旣
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名虛
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

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
所珍玩摩抄考據以辨其毫芒於古之合不合者至
秉燭而罷其晚年常居樓中凡十餘年而樓燬於火
又數年憲卒憲平生磊磊尙氣節而教子獨以醇謹
有子四人伯瑗仲琦叔璠季琰瑗字伯玉從其父毀
闕祠及釋歸益勵名節好學能文章獨不喜浮屠氏
曰人不師聖賢何所不至老而怖死則口作西域語
曰免我免我真愚也順治中子鑛以進士官粵西臨
行受教瑗曰牧令親民之官無他奇公明平恕四言
而已子守其訓爲良吏琦字稚圭莊烈帝時刑部尙

書閱夢得以賢良方正特薦詔授通判謝不起閉門
著書日夜不釋手所著有尙書翼注行世璠字子璣
天性至孝父疾革割股和藥進焉比卒哀毀骨立喪
母三年泣血目爲失明康熙甲寅歲閩亂諸郡子女
俘掠道路不可算璠爲傾家資贖之訪其父歸其子
訪其夫歸其妻凡幾千人又以爲杭固都會也四方
客死或無所歸骨乃暴於野遂創悲智社有死者醮
金殮之當事屢旌其門竟以壽終璠字秩存方父之
被逮也年十四獨行從其父廷訊則代辨析在獄則
屬餽橐時僉都李之方按獄左右叱去之璠泣曰吾

來爲父白寃義不畏死豈畏叱耶竟從父逮京師旣
釋歸在父左右無不先得其意母邁風疾臥不得起
扶持床第間衣不解帶者年餘有兩從叔事之如父
嘗曰遠祖之藏茆而不治是無人後也家有餘而無
田以祭是餒其祖也以故置祭田除墓道終其身不
敢怠兄弟四人孝友如平生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
未嘗析居異爨家庭之間怡怡相見或偕行出遊翺
翔於兩峰三竺之中衣冠顏色典型儼然錢塘好事
者或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嗟乎四公之後今又
四五世子孫幾至百人蓋數十年矣自琦之曾孫名

祿乙字鏞開孝友君子也爲予父執其子聞生又與予同學總角相見如昆季鏞開先生爲予言乙自弱冠遠遊且四十年昔歲反錢塘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水晶小印持歸家中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先高祖虛白室章也私念百年故物歸其主者旣甚喜他日當於家中隙地構廡一區以復虛白室之舊業而祀我先人且述先人之行事懸之室中俾伏臘家祀小大稽首咸得來觀一通以示其子若孫子其爲我文之子不獲辭謹據杭州志錢塘縣志吳氏家譜與先生所口述者財擇而爲之傳傳曰數典不忘

其先又曰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古人或表于阡或碑於廟豈不美乎今吳氏先人之德若此五世以來益以孝友詩書世其家獨其子孫未聞張大其先如古人云云吾聞善之積也不發其發必大非獨大也必久吾是以知吳氏之子孫大且久也

乾隆癸酉二月十三日

少婦周紀事

少婦周者濟陽王氏婦也王翁媪有子巧年二十娶
新婦年十七矣居亡何歸寧而歸明日巧暴死訟於
令令駕往死者所召翁問狀翁曰兒初與新婦歡甚
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
婦起設鬻食兒當食腹痛趣詰新婦云嚮夕兒拾紅
白粉授新婦令入鬻作食今死者食鬻是新婦殺子
兒也令問新婦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鬻夫實食鬻
死新婦欲亦食鬻死舅姑奪之隣人羣來冒辱新婦
且相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辯令卽問曰巧且死何

狀鄰人觀者皆曰此婦置毒鬻中食巧巧嘔菽且至
迺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藥物急飲之毒甚不可解
巧益嘔且泄死餘鬻及嘔猶在婦何所辯耶令曰然
趣命投鬻與狗食又趣呼狗來令食巧所嘔者皆不
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齒禁堅不可啟又
啟視其私入腹中令曰是也趣召新婦曰死者口不
啟若罪而寃不能明也若能啟其口令爲若辨之新
婦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七入死者喉驗
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令曰然又召新婦問曰
爾夕巧有所御耶固問一夕三御又問巧蚤起何事

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而食鬻遂死無他狀
令大息久之迺召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
淫寒疾是也爾欲坐爾婦毒爾子乎翁拜而憮然迺
召其鄉隣令前曰爾曹言巧之婦殺其夫不知爾曹
以寒泉藥物共殺之也衆皆惶恐伏地良久迺解迺
召新婦令前曰爾之舅姑與鄉鄰觀者皆曰爾毒爾
夫律妻殺夫磔今得白爾更生也夫雖死其歸養爾
舅姑以代爾夫之子職又曰脫爾夫有子善矣新婦
哭翁媪皆哭再拜謝令迺罷去於時濟陽人皆以爲
令神明而賢其事在乾隆壬申之十月余兄仲君知

縣事以爲周之得不寃死也哀之又嘉其能守節以
事其舅姑如令言遂序其事寄京師且言紅白粉旣
入鬻不可辨疑夏月解暑之劑也余讀而異之爲作
少婦周紀事

乾隆癸酉二月三十日

以科舉入呂君行

君諱元龍字鱗洲一字慕堂順天大興人其先世自河南遷山東明末始來京師崇禎甲申之亂有名相者官千戶守末定城門城破罵賊賊以刃斫之死殉有卒義之持一骨出城歸其家人埋室中其後亂平以術者言曰吉卽墳焉不改葬君之七世祖也三傳至君曾祖諱鉉封儒林郎大理寺左評事君祖諱和聲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名琬仕太常寺典簿君生而眉目秀偉素不善彊記獨解悟絕人四歲通干支方名六歲卽辨八卦先天後天圖次七歲丁祖父

憂擗踊就哭位若成人弔者莫不奇之及長果力學
工文章顧尤摯于天性其出就外傳也亟慕父母日
三四入內問安否而詭以便旋請師師曰孺子何數
也君肅然以情對師曰果然善矣居頃讀禮記至顯
揚先祖所以崇孝擲卷嘆曰人子不當如是耶因念
先世未嘗以科第顯者意必欲致之以得具父母懽
心於是斲木爲矮屋如棘闌狀每屬文則日夜坐其
中久之歲庚午以第八人舉於鄉越日君始與宴於
順天府署歌鹿鳴而退攜所宴物歸致祭於先人之
廟既而慟大慟伏不可起曰吾祖不及食此耶六親

賀者咸歎歎女息明年辛未試禮部不第乃益發憤
讀書其出聲如鐘石所善韓生者亦喜讀書居比鄰
旦旦夜夜牆以東西呬唔相倡答也其妻韓夫人賢
而善品藻人間書聲謂其夫曰此子聲大而中衷以
悲其心有不自得者乎韓生以告君叫然曰夫人知
我既而曰脫世知我如夫人者我豈不第哉卽又慟
哭每早起則望其家頓首再拜人或以爲狂是年壬
申再試禮部愈苦心爲文嘔血而罷又二年甲戌以
疾甚不得應試又一年而卒卒頭其子麟方一歲指
而告曰我生不克孝我父母以顯前人汝他日得繼

我志成進士汝孝于我遠矣嗚呼君之志其可哀也
歟君性耿介好與浮屠者遊與人交率不能以強合
苟既合亦莫逆于心其爲文沈著窅邃自得于古人
不爲浮游之談卒之前月輒自序遺其子幾二千言
中一事言其少時奇邁君年纔十六耳初幾不自持
卒自止乎禮義竟夕不亂爲人情尤難能者生平未
嘗以告人君之所立如此非獨汲汲乎功名者也君
生於雍正乙巳四月二十三日午時卒於乾隆乙亥
正月三日子時年三十有一妻朱氏余第二姊也君
卒後固欲死之服金約指者再引鍼自刺其心者一

雉經者一皆以救得解數責余曰弟何以姑息愛我
余與弟石君泣而請曰姊當強撫此孤使呂氏有
後姊始領焉男子一人麟女子二人皆幼

乾隆乙亥年二月初五日

衢州府知府穆菴林公行狀

君諱明倫字穆菴其先出漳浦林氏後遷廣東之始興爲始興人曾祖父其位祖父先瑋貤封翰林院庶吉士父高品封庶吉士君家始興十一世世有隱德不仕君生而早慧其祖父教之故勤嘗手授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令讀讀至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祖父輒泣然久之曰小子勉力歐公之言不我欺也時君尙小已能會長者意旨識其語不敢忘自是益刻苦讀書年二十餘爲文章有名乾隆十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既官京師去

鄉遠且貧不能迎其家人與俱獨與同年數公者居
教習館中君方年富才銳晨夕與館中諸公談諸公
固已心折之已而君久客思鄉里雖宦游意不能無
抑索中心忽忽無以自主憤然曰人不學問不足以
勝血氣徒爲文章談論自豪迴助之熾耳於是自秦
漢入家之文一變而求所以用力于內者思因文以
至乎道初出入於陸鴻湖王叔江諸家言法乎若無
所得乃稍稍取宋五子之書日夜沉潛反覆觀之既
畢業作而曰學當如是矣君居館中凡四年其用功
深氣質日純以粹所爲文章日以進于古而君之學

遂以有立一時諸公多名流咸翕然其推以爲儒者
十七年散館授編脩明年用薦得

旨記名以御史用其秋

命爲山東鄉試正考官所得士多知名者十九年授
浙江衢州府知府君之來衢也俗尤好禳鬼歲春秋
民相率往九華山求福於所謂地藏之神者簾金橐
糧男女奔走道上君諭之曰爾民爲不善爾祖父之
鬼不祐爾矣若善何求於神衢人大感悟又其俗婚
嫁婿家先張酒食於中塗待婦家送來者飲噉愚民
或小忤意輒使酒罵坐客甚者碎其器物擲路邊兩

姓往往終身不和喪事則薄其死者棺身之所附而親交來弔問必徧遺布帛呼僧唱經撞鐘伐鼓相爭尚爲無益之費以故民有婚喪每一召會費錢幾十萬中貧之家至破產不自恤也君爲一切厲禁去之民初未信久之君於民事無所不盡心郡間有兩雹偏災君身親周視具書冊上報請賑貸毫毛無所隱歲旱君走禱於仙霞嶺爲文以告於嶺之神詞意懇激天立大雨歲以豐熟三年衢人相謂曰公之愛我其以誠乃服從其化君故以詞臣出知府事嘗言欲吾治行一郡中而爲齊民之倡者莫先於士甫下

車問城南故有正誼書院久荒圯君立出俸銀爲治
講堂學舍而延郡人費先生爲之師生徒聞風爭來
集君治事之暇必月一至書院與諸生講學相礪錯
毅然以教化爲必可行諸生益喜君益抗顏告之曰
諸生其務讀書明理以求至於聖賢毋爲區區文章
之末而已居無何上官終謂君迂闊二十一年以不
勝職劾之例當入京引

見罷郡之日衢之士民相與徬徨矐眙而不忍其去
去後至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嗟乎君之治衢無
赫赫能吏聲稱於人人非俗吏之所及也初君治衢

衢治使人奉船迎其祖父與父時君祖父年已八十餘乃率其子暨孫曾孫視君於衢衣冠古樸容貌甚偉衢之文武在位及士民聞太守祖父來雜還亟迎之咸來上壽退而嘆曰非是翁不有我賢太守老人亦喜顧謂其子曰長孫能賢于官以不忘我教矣吾儕其歸乎君跪而請畱爲之居一年而歸比歸而君適罷官罷官未久而君祖父之赴至君號慟曰非孫之能我祖父之福因毀甚自是鬱鬱不得志君初罷時出舍於衢之逆旅有鳥似鵲而小數爲惡聲啾啾然鳴於舍側君聞過後軒鳥從厨中攫片肉颺去問

之士人曰死雀也君時方病意惡之爲文以自解云
此鳥不復作惡聲矣遂治裝去二十二年復來京師
病甚且卒夜半呼其僕曰此去沙井幾日程對曰三
十日君領之無所言遂卒沙井者君之歸途由江西
入廣處也君性情介然自守聞人大言縱論則掩耳
避走若浼已或詣之者意有所不合輒端坐與莊語
以厭苦之其人徐徐自罷去不復至以故仕中外與
之遊者不過數人蓋古狷者之流嘗與其鄉人教諭
關君書言今之縣學古之鄉學也足下勿以爲官卑
其努力明正學以救吾鄉比來浮詭靡曼之習三數

年後人才可興足下亦當自求之使人有所則效又
與人書自言僕於程朱之書久然後得之雖有他書
不欲觀雖觀亦易了也其持論處己之高而責人之
重如此爲文章以文從字順喜往復爲主其得意時
時自合於古人所著詩集一卷文集二卷學庸通解
二卷讀書通言一卷君娶張氏例封恭人子二洛淳
淳爲君之仲弟明罔後女子一君生於雍正元年癸
卯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
日年三十有五其明年君弟明佐來京師迎其喪以
歸謹具任官事迹如右庶他日有所依據謹狀

先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我府君逝矣府君生不孝等四人長不孝堂次不孝垣次不孝錫次不孝珪先是府君命以不孝堂出嗣我伯父諱文炯一名文灼及府君既沒不孝兄弟等始相與泣語以爲我父哀伯父之無後而卽以己之長子後之是時獨吾兄弟四而已今吾兄弟並生子不一人宜有可以後大宗者乃敢泣告於府君之靈卜以不孝垣之第五子錫鼎爲伯父之子兄增後而堂仍歸爲小宗子於是府君所有四子如初憶昨歲在癸亥先母卽世不孝等無母者二十二年於

今今茲又爲無父之子嗚呼痛哉府君姓朱氏諱文炳字豹采先世遠祖傳聞宋南渡時自中州遷於浙東之蕭山凡十有一傳而至我曾王父

勅贈儒

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加二級諱必名當 國初北

遊京師所交遊盡一時賢豪長者數致千金輒力散之其奪也貧無以爲歛配我曾王母白太安人實生我王父中書公諱登俊方贈公之沒也王父年未及冠卓犖有奇志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始筮仕令湖北之長陽其治務與民休息不爲煩苛操切嘗於官舍之西北墀築翠亭鑿池藝花暇憩其上歲時令節

則置酒舍名父老問所疾苦具得其情問有能飲者
輒與飲極歡而罷在縣十二年以母憂去去則民爭
送數百里外不絕至今思之具載長陽志名宦傳中
當是時高安朱文端公亦爲湖北屬令兩公以同姓
約爲兄弟相得懽甚其循良之跡湖人稱之以爲兩
公果伯仲也後服除補官四川之珙數月內遷爲中
書科中書舍人終於官地贈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
巡道元配我王母何太淑人室伯父繼配我王母馮
太淑人生府君府君之生以丙子生一年而王父之
官長陽以故我府君長於長陽官舍早歲入學敏異

過人師授以經書命手書之蓋卷不錯一字師以是
奇府君自是終身無作書未嘗見一字錯也先王父
之以憂去長陽輒先獨身奉曾王母柩走京師迎曾
王父柩偕反葬於浙葬畢復至京師而命府君將家
屬來會比再官四川遂畱家屬於京師歲壬辰府君
得試順天大興補府學生時年十七矣尋王父內選
爲中書舍人而文端公亦還朝王父則命府君執經
於其門數年府君又從宜興儲先生大文受業自是
爲文章下筆如泉湧水翻不能自止以爲生平得力
在是而府君居恒又數爲不孝等言文端清風儉德

未嘗去口以故不孝等察見府君自少至老砥行直
節不爲苟同意者師授淵源殆有自歟府君爲諸生
久之最受知於學使者吳縣吳公士玉每試輒高等
其應鄉試必獲同考官薦歲庚子上虞徐公雲瑞爲
順天同考官得府君卷歎息必欲置第一人主試難
之徐公爭曰此卷不中式可不第一不可竟置之自
是五六試輒薦亦輒報罷行年三十餘竟不獲一鄉
舉歲在己巳而先王父捐館舍矣先王父歷官以清
節著平生重尙交遊不爲生產計卒之日無一椽之
瓦一寸之田以遺府君府君女兄弟九人時在室者

尙四五府君哀禮竭蹶殯事初舉次第擇配嫁我諸姑而家徒四壁立無以爲活時繼王母馮太淑人在堂一切菽水之奉賴先母徐太淑人克具克承不欲以煩府君府君雖貧甚得以無困時時更與諸名流相往來上下其議論酒闌燈炷俯仰前後間出其歷試於有司之牘以示諸公諸公壯其文未嘗不歎其不遇也先是府君以廩膳生貢國子監試八旗教習期滿當需次爲知縣至是貧益甚不能不汲汲於祿養始就吏部掾選蒙

恩命往陝西以知縣試

用時雍正四年丁未也府君初到陝延謁諸上官大

將軍岳公鍾琪力總督陝廿一見奇其才倣署咸寧
爲省會劇邑時西陲用兵軍書劾午於道府君指揮
立辦而官職民事不曠不弛無毫髮憾岳公欲遂奏
用爲真府君以初服官力辭乃改知盤屋縣府君之
在盤屋也樂其風土厚美入民淳樸特加意撫字之
而拂拭其英秀之士治之七年不爲赫聲民卒安
焉府君初到官有老役夫周晝行汲水夜則擊柝在
官勞苦甚憊而計所食利頗微薄府君恠之卽問曰
若家幾口對曰無有曰然則若何所求而役此對曰
不得已耳邑抱終南而負渭水渭水岸圯而南則瀕

渭以南之田入水蓋幾百載矣田沒賦存謂之浮糧
令甲相沿子孫不得除復民頗病之小人在此一身
二役以輜道額獲免鞭撻復何求耶府君惻然念欲
必去之而未有路間行官舍中見古碑摩視其文具
載開南補北之說謂縣民有墾終南荒田用作賦者
以當渭水所沒田稅前代嘗著於令府君得之欣喜
趣不交翻故牘具得其根柢卽手擘稿達於上官爲
請於 朝有 旨悉免除之所生全者幾萬家
時又議鑿南山以通四川輓輸道計程可近數十日
上官召府君往勘實示意指宜必可行府君退則屏

去輿馬足纏行滕裹糧餌將吏胥十人與畫者偕入山漸深有道仄纔容人兩壁斧削上瞰天一隙曲折行十數日或遇寬處稍前復窄露下濕如漆轉尾側趾失足不可救中路菱舍虎狼夜來蹲繞臥處旦見踪跡從者股慄無人色府君曰徐之徐前至絕壁萬丈下俯絕壑有松二株亦長數千尺松身綠毛長二尺餘其地不獨人無至者殆亘古不見風日所謂澗底松也路絕而返旣出府君歎曰此議勞費困人無益不可通吾不能以口舌順指卽具圖上艱險萬端具言此道必不可開狀或譖之上官輒呼畫者責問

圖不以實畫者以死誓對如府君其議卒得寢陝人
賴之其在官之務實持正也略如此初府君之在盤
屋其時知西安府者衡水王公紹文古循吏也同官
呼曰慤夫府君亦伉直不合於衆而王公每延見屬
令獨喜府君與語輒移日以故府君得行其志久之
王君引疾罷去後來知西安者固疾府君至則撫他
事劾之落職府君怡然曰吾爲清白吏歸來以教子
孫豈爲失計哉府君之罷官也歲在乙卯年四十其
歸以丁巳年四十二歸則置屋一區閉門約已不交
一人而吾母徐太淑人主中饋具饗盡禮以佐府君

延名師教不孝等讀書未嘗令一日輟如是者凡十年中間癸亥我母見背戊辰先王母馮太淑人大故家事盤錯惟府君獨身措拄而所以督課不孝等者益嚴小不飭則予之杖以故不孝等至愚且劣不敢放逸得稍稍有所知識以獲齒於士大夫之列者皆府君教之嚴而責之備也府君平生力學工文辭連不得志於有司嘗以文行之實諄諄誨不孝等而於科第進身之途望之亦至自歲丁卯府君年五十二不孝珪始舉於鄉明年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又明年不孝堂以綱目三編告成用膳錄官議敘揀發江

西補新建丞又明年庚午不孝垣獲鄉舉明年辛未
成進士分發山東試令濟陽是年不孝珪散館授職
其冬恭遇 覃恩府君得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

加一級如珪官先母徐淑人得晉贈太安人明年壬
申 御試翰林不孝珪擢授侍講又明年癸酉不

孝筠鄉試獲舉明年甲戌成進士選庶吉士越二年
丙子不孝垣調知長清縣又明年丁丑不孝筠授職
編修是年不孝珪晉侍 日講明年戊寅 御試

遷侍讀學士明年己卯奉 命充河南副考官其

冬復奉 命告祭南嶽明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

是年 特授福建糧驛分巡道 庚午辛巳不孝筠

充 恩科會試同考官是冬 恭遇 慈壽七

旬府君以都人獲與祝 釐之列蒙 恩予

復知縣原銜又以 覃恩晉封中憲大夫福建糧

驛分巡道先母徐太安人晉贈太恭人而先王父亦

得貤贈如珪官先王母竝得誥贈太恭人不孝垣筠

現官所有勅贈例不重貤竝獲身膺 寵命于時

不孝垣 勅授爲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

縣妻封孺人不孝筠 勅授爲承德郎翰林院編

修加二級妻封安人其年不孝堂以前落職蒙

恩錄用復補陝西大荔縣丞越二年癸未不孝珪擢授福建按察司使府君是年年六十八蓋十七年之間一門之內國恩稠疊遷除封授無歲無之府君數數願謂不孝等吾家蒙被渥澤如此其厚汝

曹當益思所以飭躬勵節未圖報稱母忘吾言三黨六親走相賀者咸太息以爲府君讀書積行之勤至是庶獲其效而中間自乙亥歲主於己卯府君年逾六十順天一歲再行鄉飲酒禮必舉府君爲賓凡與飲者九每歲正三之望十月之朔順天大尹大丞並爲主人躬加版於學門之外府君三揖而入自西階

升一獻百拜禮成乃退不孝筠珪輒換杖扶掖以侍
都人觀者相傳以爲盛事不孝筠珪退而竊喜以爲
斯禮甚鉅非強有力者弗勝以府君之將事其間神
明不怠周旋盡容從此期頤未可量也已卯以後不
孝垣私念違養久之自長清遠移疾還里門侍府君
於家者六年矣每府君出過親嘗必命不孝垣從不
孝筠館退之餘則必在側去年秋不孝堂自陝以使
事來都歸省府君言笑自喜兩匝月而去惟不孝珪
遠官於閩者幾五歷年府君時時念之然亦無他無
何入冬不孝垣婦劉以暴疾逝府君哭且憐之自是

思不孝珪轉劇今年仲春以來觸事感生居恆忽忽
不樂精神不復如舊不孝垣筠竊驚且憂時時勸進
參藥府君一似自覺其衰蓋日日未嘗去餌劑也九
月望日府君早起不孝垣侍府君顏色甚怡不孝筠
自朝退侍語久之縷縷不少倦起居如平常豈料
午戾飯頃忽中痰疾不孝垣筠倉皇不知所措扶入
寢室少定向夕顧就榻臥自是語言不發水食不進
藥物不靈十日之間遽遭大變嗚呼痛哉府君之未
疾前一月不孝堂已請急將歸就遠俄以霖潦稽程
痛不及一侍屬縶之次不孝珪遣官聞訃歲盡奔喪

憶庚辰秋已訣吾父永恨何極不孝垣筠侍疾無狀
呼號莫從罪惡可逭惟念府君生平內直外莊一言
一行無不可以對人約身以儉而交友以誠其治家
也以嚴而遇物也謙以和此不孝等所仰天椎心不
敢以無實之言加我先人者願草土昏迷挂一漏萬
粗卽所記憶一二以及生卒年月官職系次當載者
謹述於篇府君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月十七
日寅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九月二十四日子
時享年六十有九原任陝西西安府盩厔縣知縣

恩復原銜

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

封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例贈通議大夫舉鄉
飲大賓九次行三配吾母徐太淑人順天甲午舉人
諱覺民公女仁明恪懿於府君有配德於吾家為賢
母先府君卒子四長不孝堂監生州同借補陝西同
州府大荔縣分駐羌白縣丞加二級娶涿州盧氏監
生諱秉乾公女次不孝垣庚午舉人辛未進士

勅授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縣加二級告病
在籍娶涿州劉氏貢生諱澤公女繼娶寶坻劉氏
監生諱 公女次不孝筠癸酉舉人甲戌進士

勅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充 武英殿纂修

官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娶寶坻王氏奉天府
經歷加道銜名詢公女次一不孝珪丁卯舉人戊辰進
士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娶宛平陳氏己酉舉人原
任貴州思南府知府諱邦勳公女不孝等四人並先
母徐太淑人出女六人長先府君率適原任禮部主
客司主事王公諱貽荃次子現任河南陳州府太康
縣縣丞啟緒次適原任太常寺典簿呂公名琬長子
故順天庚午舉人元龍三先府君率適貢生何公名
澐長子順天府學生延禮四先府君率適 勅贈
儒林郎王公諱憲次子癸酉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

編修大鶴五先府君李許聘例贈登仕佐郎翰林院
待詔張公諱從禮次子故監生起麟竝徐太淑人出
六許嫁寶坻王公名詢少子恩榮庶母謝氏出孫十
二長錫彤不孝堂出次錫秬聘分發江西吏目裴公
名昇文女不孝垣出三錫山不孝堂出四錫經聘已
未進士原任福建鹽法道徐公諱景熹女不孝珪出
五錫田聘戊辰進士現任 內廷供奉 日講起居
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公名中簡女不孝垣出六
錫卣不孝筠出七錫緯不孝珪出八錫召不孝垣出
九錫玉不孝堂出十錫珏不孝垣出十一錫庶不孝

筠出十二錫鼎不孝垣出今出爲從兄增後孫女十八長適監生范公諱文聯三子鏊不孝堂出次許聘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郎中龔公名廉四子監生怡不孝筠出三不孝珪出四許聘丁卯舉人現任江西督糧分巡道魏公名椿年長子紹源不孝筠出五不孝堂出六不孝筠出七不孝垣出八不孝筠出九不孝垣出十不孝堂出具列如右敢布聞於當代立言之大人先生錫以銘誅用發潛光俾不孝等藏之家乘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雅宜山人王履吉借券跋尾 有詩

右券爲王雅宜山人籠手跡而有是券者爲袁與之作中者爲文壽承嘉靖七年四月書神宗後此券歸顧元方氏歸文休昌世趙凡夫宦光爲跋其尾今爲元和馬生聲劃名紹基之所有馬生從余遊屬余題之余案書券之歲在嘉靖戊子中間越五戊子迄今年已丑三百又二年矣嘗讀文徵仲所撰山人墓志云山人生宏治甲寅卒嘉靖癸巳年四十書券之年山人年三十五又五年而卒矣志又云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戊子山人第七斥之歲

也四月書券或者將爲科試以應應天鄉舉計耶其
秋與之兄補之獲舉山人有詩送之而山人又斥可
謂窮矣山人平生所與遊稱最善者惟唐伯虎及文
徵仲父子袁求之兄弟考列朝詩小傳文氏二承彭
字壽承嘉字休承券中作中者二承之伯也又考山
人及徵仲及袁求之末之子尊尼所作誌銘行狀諸
篇袁氏介隱先生名敬有三子而同母者二仲爲方
齋名蕪季爲懷雪名鼎齋生子二曰袞曰袞齋生子
四曰表曰褰曰袞曰袞吳人所稱六袁者也袞袞生
同歲故袞次在第四袞次在第五袞次在第六案山

人集與諸袁酬答之作字邦正者表也字尙之者褻也字補之者袞也字未之者袞也字與之者非袞卽褻矣然集中六袁之字見者五人而不及其一其酬答未之及者必其最少者也然則褻或非與之矣且與之之字集中凡再見一則與袁與之談荷花蕩之勝賦六絕句一則戲簡補之與之山人常自稱於袁氏諸子往來門屏甚狎蓋與與之尤交歡而相與通財夫固其宜顧列朝傳載袁僉事伯兒表仲兄璣皆博學多藏書而獨不及褻豈褻名不甚著邪旣而讀汪氏琬所作袁氏六俊小傳於是六袁名氏粲然竝

列其裘字紹之山人集中未之見而所謂與之者果
褒也傳云與之雅薄功名不肯仕潛心讀書卜地於
桃花塢築室灌園其間於聲勢泊如也又云尙之晚
耕謝湖之上故以自號而山人集又有袁尙之兄弟
山居燕集二首其詩曰諸袁挺鸞鶴築室象蓬壺意
者燕集之地或卽謝湖抑桃花塢之所卜築與然則
始有山人是券者袁氏六俊之次四也券云期至十
二月納還噫其言然則此券之滅久矣安得畱傳三
百餘年尙在耶余家有文徵仲手書戴濯纓閣中雜
錄二卷爲袁與之重裝且題籤者其筆法髣髴在徵

仲及山人間則與之之好古多能當不讓諸兄而汪氏傳所稱潛心讀書者足相證矣雜錄卷首有明進士印一按與之以太學生終未嘗登第惟從兄衮嘉靖十七年戊戌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三十三名子年萬曆八年庚辰賜進士出身第二甲二十四名具載題名碑錄此或與之偶用同歲從兄印鈐之或者年藏其父書以其私印補鈐卷首未定也輒牽連識之於此夫以一券之細苟據其顛末而詳悉考之前輩風流酬酢儼然可見則夫手跡之可貴固不獨以其藝事之工而已在卽其世而知其人也若乃

良金貞石磨沒山河而此卷以故紙而特存或亦有數繫乎其間而好事者之收藏誠不易易其意尤重可感也既爲敘次之輒重之以詩時乾隆三十有四年十有二月廿日也詩曰

雅宜山人寵書法擬羲獻在昔嘉靖年嘗自手書券
結交袁與之高誼絕質販過從石湖上讀書重細論
荷花蕩六詩清於蘭之畹倡酬既甚歡緩急良不恨
行年三十五歲值戊子建山人八職罷茲當第七困
維夏山蔬佳釜中無餘飯敬告我之友假我壁與環
一壁余幾兩一環缺累萬循環肉好一甃破窮者悶

便當沽十千痛飲得所願時時頭濡墨含澹起一噴
趙城孰云償厥貨棄之滯勿睨文壽承押字大一寸

零落剩片紙筆力千牛健蕭蕭三百年風流入人巽

顧氏索題在薛趙互推挽乞食詩同和文休晚與嘉定李長蘅共

和陶詩見列朝詩小傳金石林何遜凡夫著金石林時地考二卷余家有之馬生

乃更癖嗜若口肥膩絹裝重錦襲似恐墨花褪天寒

屬跋尾掩拂梅花嫩我亦故紙蠹醉此不煩勸歲月

逝筆尖滿篋忽已頓烟雲之隨風無爲此久恩屈指

戊子初去年又困敦

蔣秦樹編脩墓誌銘

編脩秦樹蔣君爲余辛巳分校禮闈所得士其榜名
在余房爲第一人。是時君已官中書與余居同巷。余
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北。君居在南初不相往
來。至是榜發來謁始識君而溫然敦篤君子也。自是
相與望衡宇者凡四年。先大夫或時從隣里爲談讌
之會。君輒與席。會罷先大夫必喜爲余言君之賢。自
甲申秋先大人捐館舍伯兄冠山挈家屬來居余舊
居。余移居街南肇慶館之西。君在館東隣相比也。於
是朝夕過從益密。而君於師友之間其交久而益至。

余方自念人生日月聚處知君之不盡而不意君之
忽然以死矣君初無病今年二月二日猶飲余之椒
花吟舫盡歡及漏而去五日又來初九日會日講官
缺君當引 見待於討源書屋過疾不得入昇歸

九日而卒悲夫何其命之邈也余今年正月哭余房
師饒霽南先生茲又哭君悲夫余於師友之間何其
厄也其秋君子如燕等將扶君柩南歸乞銘於余以
俟卜葬之日納諸其墓適余有闕之役臨行爲糶敘
其所知見於君者授君之子君諱雍植字秦樹號源
村又號待園先世出宣興山亭之望自歛遷潯山自

潛山遷懷寧祖諱謨父諱派長隱德不仕兩世竝贈翰林院庶吉士君之將生也祖母江夢虎伏於臥榻前已而君生幼穎慧解四聲五歲授毛詩能擊大義輒以筆墨爲嬉戲里中號爲奇童十歲能詩十七補懷寧縣學生會陳司業祖范爲敬敷書院山長君從之遊乃益精於古文詞辛酉年二十一以選拔生來京師爲北平黃先生叔琳所稱獎旣入國子監試取八旗教習君念祖母及父且老遂請急歸養十年不出脩家譜置祀田日夜不怠名日以起辛未歲車駕南巡江浙凡諸生獻賦者悉命召試試蠶

月條桑賦指依草詩理學真偽論三篇君名在第一

特賜御製生秋詩一軸與錢大昕吳煥褚寅亮吳

志鴻五人者同日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南人

召試得官者自君始 興典也既入 都授職在軍

機處行走其年遇 覃恩加級賜封先世乙亥以

憂去服闋補原官辛巳 以二甲第一人 賜進士

改庶吉士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脩官復遇

覃恩加級晉封先世如其官癸未授職編脩充 武

英殿纂脩官乙酉充鄉試磨勘官丙戌分教庶吉士

戊子京察一等加一級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己丑再

分教庶吉士充會試磨勘官 殿試收卷官庚寅充

武英殿提調官其年二月卒君生於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十六日酉時卒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十七日戌時年五十有一君之在館閣也矻矻獨勤君故通六書雖一字之失不假藉凡日月先後地理職官必窮搜旁諮求得其當然後已以故總裁諸公皆重倚之令總辦方略一書方略者載西事始末自車楞車楞烏巴川阿睦爾撒納款關以來至擒達瓦齊者定伊犁爲二編其先後誅大小和卓木回部悉平經理西南屯田諸務爲續編中間歷時五年

關地二萬餘里端緒千百事實人名累譯而後具館
中用車載箱致君家檔冊充屋莫能竟其首尾君早
起坐書室夕燒膏以繼肌分孔泱終始一貫午食列
盤飧或不暇啜寒則以火酒數杯自溫比竟茫如也
書成久之而君之精殆銷亡於此矣書既上同脩者
皆得優敘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
讀楊公述曾贈銜例爲之請已而未果悲夫此亦君
之命也君美天性有繼母弟徐植六歲而失母君撫
而教之比官則以父所遺業授之弟曰吾今俸糈可
自了也族兄禹若遊困京師久之不肯歸君亟勸

之度無以濟行則舉一歲俸頃襄贈之曰濟乎族兄
感之取足以爲歸費者而悉反其餘曰弟長者非所
望也卽日行君同年友貴州田檢討均豫遠官且貧
不能攜家室臥疾且革歿無顧者君日往視問藥餌
月餘不起遂巡顧君曰子義足以了某身後獨以遺
詩數十首煩點定相累耳君爲具棺歛告賻於同官
所知並檢討之弟先一歲卒者兩樞同舉親爲作墓
表以送之有廣東周中規者年九十餘矣先是以壬
申上公車遇

聖母萬壽

特授檢討銜辛巳又遇

萬壽偕

其孫騎一衛復來進冊時期已迫所司不受而窮無以歸君聞左隣肇慶館中泣聲問得其故明日君與之偕入爲告於諸貴人以

聞

上大喜

命加贊善銜以歸君之樂成人而不易

生死也如此方君以憂家居值歲歉人多殍者君爲告于縣發官廩平糶於延壽寺鄉之賢者主之吏胥不得爲奸利而穀值減半有踰期不得給者君察之盡老弱君益惻然令授粟如數有縣令令民更番擊柝無寐雖上流不得免君上書於令數百言言傷政體而失士心莫甚於此令未之聽而遽星議去後來

者竟罷此役鄉人德之君未通籍時常過江寧族人
某有質庫在上河娶君居之且告曰屋前主者某娶
妾而死人嫁其妾鬼時出爲祟公能無懼乎君曰且
居之下帷床上酣臥僕者賀寶恐甚臥床側夜半四
壁燈影昏然有物從戶後出君睡適小覺逼牀若人
立然少旋以手啟帷若撼動狀卽不復動亦不去君
曰此必某之靈也卽大聲以死生晝夜之理告之曰
汝生嘗讀書寧迷而不悟耶鬼若慙惡卽滅輒臥達
旦或來詰者僕具以告已而羣來問訊大駭異自此
遂絕及君病前夕夢至一所鬼神羅立獐惡不可狀

君心獨念曰吾何畏彼耶遂覺心惡之出門竟遇疾卒嗚呼君之夢覺始終無畏其死生亦如是已君配夏氏子三人長如燕次如熊次如鯢竝讀書能不忘君之志銘曰

余初得君文曰器之貴及書名於榜食器賦碎咤奇文之不耀而貌璞以溫溫五十一而死信鬼而神

乾隆辛卯九月

書羅烈婦李事

順治二年乙酉 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
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歛人宋和
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
佚其里籍嫁爲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
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宦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妯曰
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婉聽從一門雍然居無
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亂
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
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決君行卽曳薪填塞室門戶

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我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藝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攜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烟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噉俄頃聲漸息仁美冒死逃走過一卒以刃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咋卒卒驚與狗鬥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

母及子皆在亂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
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木燼略辨識爲婢菊花股也於
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
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斫既走免顧見昨卒狗來從
之則其故畜狗也自是茨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
狗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蓋得宋和傳於餘姚
進士邵晉涵云

乾隆壬辰正月六日

書烈婦景事

譜作吳烈婦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經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床在堂蒙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甫前啟楮頃有飛甃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腕典史痛反走呼眷曰夫人烈哉夫人烈哉左右從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跡向甃所墮處則屋上甃故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靈之毀之也至今餘姚

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爲余言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尚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之子自爲諸生已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絨蕭山毛奇齡同時爲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爲府推官與諸人遊固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當意不得平烈始謂之泰曰子偉丈夫何不可何必科第爲之泰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浮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諒言一

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爲渠帥將
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尙書孫婦夫子死
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
立沈氏子爲之後至今有祀

乾隆壬辰正月十七日

洪烈婦祠碑記 有詞

烈婦葉者嫁歙人洪志達志達年十七葉亦年十七國色也順治二年徽州初定盜賊猶出入山澤間志達挈家避亂淳安縣之鄭家村明年二月村人諱曰有兵下青谿則皆竄走於是志達與葉倉皇顧溷厠間隱草自覆少選一遊騎過覘溷厠呼羣騎曰此中有麗人則共下馬從草中曳葉出將狎之志達年少故善拳勇膂力絕人見婦被曳憤甚從草中躍出奮拳擊一騎者仆地馱騎者驚爭拔刀奔赴志達志達則徒手冒白刃大呼縱橫擊馱騎者且仆且起轉相

呼曰孺子雖勇雖勇奈吾欲何且環鬥且射之志達
中矢分死矣鬥益力矢至益多一矢貫其眇洞顛乃
死葉長號前抱其死欲俱死欲騎者爭攫葉上馬徑
去葉輟戛馬行漸緩齟青草於地葉從容顧樹上花
無所言騎者意解前行望見峻厓下臨無底壑葉顧
騎者曰勿持我急吾自能騎矣騎者信之下馬去葉
則縱轡赴厓所欲騎相顧追之葉亦顧追者從馬上
擲身厓下死無何有舉人徐嵩過厓下見一女子坐
溪石若擲蹙遙謂嵩曰我洪家婦也死此谿幸告我
家收我屍焉以告家人至則谿深石巉巉不可測卽

祝曰昨孃子神告徐生其自見也祝未畢屍浮出如
生昇歸屍香三日而歛歛畢吳三日淳安人神而祠
之自是禱輒應康熙四十四年淳安水葉又見夢徐
曰壑漲嚙吾廟視之果然復新之四十八年歛人御
史胡德邁志達中表昆弟也過淳安弔其跡大書勒
石命汪洪度者爲侑神辭葉死後月明風止土人往
往見神衣綃衣霞冠玉珮行谿上如流水聲矣余乃
重爲之詞曰

歛之水兮澄澄流淳安兮無聲婦從夫兮逃死而戕
生生何言兮人澹澹草之隱兮愈艷身據溷兮心不

忝賊暴我兮夫子擊之徒搏兮矢竭之來貫櫛骸而
死兮妾何生爲跋嶽岑兮馬齒草樹蔭之爛漫兮我
心之縞賊憊而解兮厓死惟好厓之下兮無垠坐谿
石兮愁人徐生告兮家人聞誓暑兮潺湲屍沉沉兮
不翻家人視兮朱顏如存三日香兮未斂三日臭兮
旣歛誓不如兮絲之染祠堂翬翬兮禱則應之石谿
漲兮水齧我碑夢告兮靈之來溪風清兮溪月明霞
冠切兮綃輕珊珊佩兮水聲胡書勒兮汪詞佑神此
土兮人之佑蘭春菊秋兮歲祀用祝

乾隆壬辰正月十八日

書趙王氏事

桐城縣縣市鄉一都二里三甲國子監生趙有慶側室王氏縣人王子美之室女也生在康熙五十二年
逮雍正六年年十六矣自念父母早死養於叔父叔
又老貧且病乃泣語其叔曰父與母死而獨生女子
子是死而不得葬也叔父雖老能爲勉卜葬月日女
當鬻身以葬父母不恨卽持其叔慟哭叔亦歔歔許
之鄰人聞者咸感動相與艷傳其事會有慶無嗣謀
聚妾毅然出金葬女之父母畢遂歸焉事嫡姚克敬
以和生三子宗蔭宗德宗育宗蔭早死宗德爲有慶

弟增慶後獨宗育存越十年乾隆三年王氏年二十六而有慶死王氏輒絕飲食閉戶將自經從死嫡姚排戶奔救之且泣語曰堂上有老姑而子幼先舅柩尙在淺土夫殯在堂若忘鬻身以葬若父若母耶若死我亦死是果死我夫也王氏聞而瞿然曰妾過矣勉生佐夫人於是朝夕侍嫡姚事姑無不當其意姑疾則藥物必嘗以進死則附身附棺必謹卒葬舅姑及夫如禮誨子有立乾隆三十三年獲

詔旌其門

乾隆壬辰正月十八日

邵念魯先生墓表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
有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
傳授著錄者輒數百人幅輳馳騁或不欺師說爲訛
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
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後少傳者惟德
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邵曾可魯公
曾可生貞顯字鶴閒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
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殂喪先生歸
然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

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
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
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
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謁筠于太平使院
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益先觀最
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改
葬先生於縣之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
請筠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爲論君子也
不敢辭按狀先生幼失母心長察察用父兩自斂從
羣兒戲爲白打祖母孫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卽操筆

爲徐達嘗選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與曰其人安往耶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尙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尙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怨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弟子也凡見先生嘆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旣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

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獨恥
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
旁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
名僧七七日陳梵誦經營窀穸必誠必信一慟盡哀
鄉之前輩僉曰邵氏了善喪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
諸先生相次沒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
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
自存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稱請學用
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繼馬彭數
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嘆曰吾哀若所學誠學若

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曾不知毀日月者之喪
明自哀不暇而暇吾哀耶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
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
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
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間李攀貽書論明
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
哉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
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關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
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
子書又以能毀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

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之以爲是不足辨顧在力行
耳從同邑黃宗義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陣圖
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軍施琅振旅臺灣過西湖遭
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
閒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
盡之淮安德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
流故道西走窺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
亡矣奈何會歲辛巳知黃岡葺鍾藻建姚江書院於
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
日戒衆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導至弟子

迎于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泮皆知縣升階揖先生揖
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于先賢如禮出
卽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
子俟於階童子謦詩闕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
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旣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
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鄆萬
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
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
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
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

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
其身從弟廷英數喜言視蠶之術固乞先生束脯所
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教陶家堰隣婦訕聲數出
於樹間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
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
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輒貌敬
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
卷宗羲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
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
生欣然謝不敏先生旣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

之傳懼及身而卽斬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見以爲琦
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鑠文成立德以揭大任耳知曰
伊孟出鱸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神宗
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戢山懋功祇悔而復藥羣
髡狂謚寧志厥存沒揆首陽作戢山劉子傳綿綿姚
江浙東以醉江西以正良畿躡襍羅楊詭亂望齡汝
登逃戒慧定園槩折槩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
道以言不如以身鉉暨彪佳白首歸以全應熬隲跡
宗羲纂言死復生不赧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
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

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此水蘭亭葬于斯作宋遺
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陳恭尹
之真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
霖有燧戟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
尙是游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
厥君有錄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耆舊有聞用紀
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
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忠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
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間從宗義問
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臯從

海外芟舍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
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
子四長承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
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
等初葬先生于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
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晉涵祖
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莫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
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
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沒而紹興之師法與
史學絕矣筠謹彙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

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義金石要例曰
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耀而行與文實
應銘法筠旣表先生兼取義于昌黎韓子所以銘施
士丐者而重爲之系曰

君奭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
聞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
曰行言脩之道守先正正一髮引鈞視斯郡土脉先
生死矣師徽業絕卜改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于
鄉鄉先生耶

乾隆壬辰二月朔日

博平縣知縣朱正甫先生墓碣銘

乾隆辛卯冬十二月三日秀水朱正甫先生卒於家
越明年二月鶴在太平試院聞其凶問哭諸寢門之
外喟然曰先生古之學者而當世之循吏也今亡矣
歲在戊午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壬申年四十試禮
部報罷揀得蕭山縣教諭秩滿薦爲知縣己卯年四
十七引

見詔司需次吏部明年庚辰知山東博平縣三年引
病歸又九年辛卯年五十九卒先生之爲教諭也自
陳知府以爲經義治事嘗兼講戊寅六月雨縣大水

上書曰芻蕘之見不敢不告一西江塘當改築石塘也塘在縣西南起臨浦傅家山極乎四都褚家墳橫五十里江自富陽合徽廣信金華衢嚴處溫七府之水南來衝之霧雨潏霖上游陡漲而錢塘之潮朝夕兩上相持不退激而怒鬪於時土塘庳薄者當之先決決則蕭山先壑奔騰東下山陰會稽所在昏墊是懼此時雖蠲三邑財貨以爲金塘無及矣然而虫蚩者痛定輒忘商人轉徙不利則剗削之農利灌輸則穿穴之蟻穴之潰勢成滔入是亦易土塘爲石不可然或以繁費苟安歲丁本邑舊捐田徵錢四百六十

貫備脩築不足更假借可虛別項錢益之費周堯石
風雨決旬下民惴惴立格取土遲則淪沒今縱未能
一切改建亦宜審擇要害而先施之段落丈尺分年
告功豫假數歲歲脩爲一年之用若必不可宜倣宋
北海萬柳塘遺法沿堤樹柳不數年根結堤堅可斷
民間剗削穿穴諸弊保護土塘良便一龕山長山龍
口諸閘宜脩復也蕭山四面故設圍塘以攔外江之
水而內湖積霪無所歸宿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下故
于東北方建三閘以洩水運渠之水出龍開口由化
由夏二鄉之水出長山閘鳳儀鄉里仁鄉水出龕山

開前人所以不敢專恃三江閘者以三江閘在百里外又爲山陰會稽諸水畢匯之區其去水也較遲不若於縣境立閘呼喻巖壑之水赴海多門卽江塘溢入分下如沃焦釜矣比歲潦患少啟閉久廢卒逢暴漲淤塞罔措及其安也又復忘危於是動輒成蓄卽如山陰所在之山西閘昔蕭山大水時嘗試開較其功利殆不下三江閘及今年往相視外壅異昔是雖沙水有變亦無人爲之探晝時時刷濬所致也請檄下有司脩復啟閉濬刷如法夫蕭山爲山陰會稽上游上游治則下流安實三縣生靈無疆之慶也知府

得書下縣勸先生復書請存長山舊閘以固內而別
建一閘於閘外老壘塘霏洞之間通流接脉過澇開
放可以佐三江閘之不及又請開龍口閘外支港或
徑填築閘以內水門用過圍內諸水滾滾逆入又請
溝通龕山閘以外雁山鰲山中間四五里勿令水溢
倒灌使水由兩山至雷山入海且曰有塘以遏水有
湖以瀦水有閘以洩水三者備而蕭山治又致書知
縣力言之知縣妬其言事以爲必不可行至八月大
雨沒禾知府始急從先生開長山閘洩水之請轉送
上官行之而縣僅以安後十三年庚寅七月廿三日

浙江大風潮怒擊蕭山塘壞死者二萬餘人縣人洶
號狂走嘆息先生之言不用也其在博平歲辛巳
上南巡先生當治道獨騎一馬從役四五人浴馳道
所在循行博平人爭荷畚鍤掃灑之具先先生所行
處無有不治先生騎往來與父老勞苦而罷及

乘輿過博平所治無失狀他縣治道者聞之相語以
爲奇陽湖龔友年二十有異才先生在筠坐中見之
與爲忘年交友間自家過博平謁先生先生飯之訖
辭去乘以驢召僕手牽之而先生躬自扶客以乘曰
非不敢以肩輿煩吾民送客也友至京師爲筠言相

與嘆息已而友死先生聞之亦嘆息初先生需次獲
選當行筠作序送之且請曰先生其何以治博平先
生應曰坤不敏然竊願學陸先生隴其之治嘉定也
筠曰果然筠當望泰山之東載拜載拜已而果然嗟
乎若先生者殆行之而有其言者耶抑能言之蕭山
而能行之博平者耶先生天性友悌少從伯兄矩堂
先生學服習有宋諸儒之言而私淑于其鄉先正桐
鄉張先生履祥在蕭山嘗校刻楊園遺書是時寧化
雷公鉉以副都御史提學浙江先生及門稱弟子及
雷公請終養歸先生與講論往復于浙山岡水之間

斷斷儒者之風也所著餘暨叢書二卷靈泉筆記一卷刻行初治易後考証五代史論著雜文並藏於家筠始及先生之兄柅堂先生門乙丑筠年十六先生以應禮部試來京師獲見焉既以應試來必見需次一年餘時時見及先生歸後不見者十年庚寅冬筠使閩還舟出嘉興訪先生於家先生爲筠設酒食坐柅堂先生於上語日連夜絮絮道曩者懽甚漏下四五十刻呼郎君出錦衾臥客於書堂之東偏明日同游滄湖登烟雨樓又送筠於舟再飲而別筠方謂先生年未老遂其初服他日有役于浙數見先生不難

而不知其不可得而見也先生諱坤字中黃又字正甫乾隆戊午科舉人

勅授文林郎山東萊昌府博平縣知縣生於康熙癸巳某月某日卒於乾隆辛卯十二月三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再娶某氏

勅封孺人子三人鶴聞其卒而爲之銘書以寄先生之子俾更丐書刊刻於墓道之石銘曰

石有玉曷其琢樾有木曷其斲以嗟乎未之盡以終也而吾心之降也

乾隆壬辰二月四日

吳夔潭先生哀辭

筠從夔潭吳先生遊在乾隆乙丑之四月時筠年十七學爲制義先生奇其文朝夕必稱休寧臨川是時筠始知朝夕讀金聲子駿陳際泰大士之文凡兩月而先生去歸杭矣先生初至不自言其年歲容色渥丹頷下髭無多可指數而頭顱皓白如六七十人獨喜談制義不倦然以爲制義非根柢經史不可嘗曰余讀周禮必日背誦一過讀太史公天官書四周而成誦其強記精熟殆自少然也先生自壯歲舉於其鄉壬戌乙丑辛未丁丑庚辰辛巳辛卯凡七試禮部

皆不第中間壬申甲戌以母憂不應試癸未以後或以瓊州院長禮致先生先生以貧故應之遠去海外應試輒不至其歲在辛未辛巳辛卯凡三薦於同考官將中式矣主司輒以字句指摘而罷命矣夫辛卯試既報罷其年爲

萬壽恩科

天子推廣錫類之恩

詔應試禮部舉人有年過

八十者授翰林院檢討銜七十者授國子監學正銜以榮諸老先生於時自言禮部年過七十有

言得

賜學正可以歸矣先生念既老且貧其母

柩不克復於土趨邈畱京師館於筠兄冠山家開門
授弟子將欲積累以修之入以舉葬事越一年壬辰
五月十三日遇疾竟卒六月二十又一日筠在寧國
試院聞赴卽寢而泣竊悲先生讀書老於制義窮不
一遇合用老始得一銜又貧不克歸謀葬其親卒不
克以客死嗚呼有窮如先生者乎先生諱光昇字賡
華又自號籛潭浙江仁和人乾隆辛酉舉人

欽賜國子監學正銜爰爲之哀辭曰作者流別兮古
文與詩取士有令兮緊制義詞先生工之兮前代幹
支金陳陳黃兮異寶陸離 國初諸老兮劉雄熊雌

出入一一兮風林蕭淒窮極其變兮以常而奇玉裏
金擲兮厥聲宜宜言必有出兮如已出而聾耳而駭
兮自眩而噫何必僻書兮轉喉觸頤周經誼語兮僉
謂余欺予以勒帛兮乙而罷之靜動山水兮語以重
遺昔孫文定兮執卷而詒莫爲先容兮遭按劍疑文
工遇拙兮不偶而奇辛未先生舜之居深山之中一
節文結曰是以古之聖人其靜
也如山其動也如水主司孫文定公執其卷示同考
或曰結無之乎者也字不當中式遂乙庚辰既而曰
四句文有曰禍重于地莫知之避同考斥之辛巳大
夫曰何以利吾家文有筮筮不飾等語主司又斥之
七試不選兮老且至晞曰逝去此兮遊海之溼瓊在
海中兮重嶺屣屣其南儋耳兮宋昌化洽劉司戶死

兮蘇公貶斯賢哲所厄兮逢迎魑魅先生無罪兮往
甘如飴思以所能兮誨嗣之黎自比趙德兮好爲人
師指授所化兮若天雨滋仰南璠珞兮香漬靡枝成
器而貴兮大匠雕幾自悲不遇兮以此發之瘴癘罔
害兮天宥孔危老骨生還兮曰當期頤用老得官兮
無命綏之不出海死兮入死於畿前年胡酷兮鬼伯
奪兒豈明不喪兮喪其神思來館於京兮謀葬親黃
十艇爲脩兮遂葬何期竟以客死兮不佑孝慈一文
之工兮窮不歸屍伊彼何人兮富胖貴肥先生癩死
兮生髮雪絲綫之不蠲兮有孫孩提弟子遠道兮莫

執紼歸歸當復土兮莫爲之埋哀辭歌泣兮噫先生
悲

乾隆壬辰六月二十一日

歲丙午珪與學浙江先生之孫聚來謁詢之三世
未葬珪亟謀於顧菽園先生光爲買地一區明年
十月葬先生考妣及妻子婦凡七棺於西湖神霄
雷院之西珪跋

貞烈張偶姐哀辭

有敘

貞烈張偶姐亳州歲貢生張慶之次女也十歲母死
借姊侍父女紅暇則讀書讀劉向列女傳慨然慕之
慶貧不諳於流俗而教於家有禮以無子娶妾生子
念子念少長知讀書偶姐則佐父課之讀間與父相
勞苦日弟小讀書敏長必成立父勿憂老且貧矣父
爲之喜亦喜而退族黨交稱其孝初慶以偶姐許字
同州吳維禧婚有期矣而維禧病作手足攣治之久
不瘳兩家遷延改卜期者數而偶姐年已二十有六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吳氏以維禧赴至慶固

知偶姐之志固憂之見於色顧察偶姐若無事者徬
徨無可奈何比夕偶姐侍父罷則閉戶就息越明而
慶之弟婦早起賦呼曰我窻櫺上見姪日所製新
履又有紙書置其旁曰以此與我作遺施姪其死耶
慶聞舉家駭起排偶姐戶偶姐正服自經死矣又得
書於几上曰兒不幸死矣兒義不得不死夫貧且死
兒當從之二夫兒不爲不如死之愈也兒雖短命獲
好名父老矣勿以兒爲念若父哭兒傷是使兒死且
不孝也母生姊及見兩人父善視姊與兒生同母死
止爾此一條根矣父思之天下無百年不死之人兒

去矣何不豫耶何不豫耶慶讀之而哭哭而止走告
於州學學正宣城王萬年乞記之其年十月余試士
於穎萬年當率邑之士來就試爰手所記來謁余余
讀之將列偶姐貞烈始末爲請旌於朝而先爲
之哀辭曰

嗚之士兮穎之水水清土厚兮女生而死一與之齊
兮禮不改女不與齊兮不死女恥父怙而老兮母不
恃母死姊之存兮兒命短如此命則短兮名則美父
勿兒思兮惟姊視兒義不得生兮死不得止從死者
樂兮母所生者咎心之安一兮二不如已履綦素兮

兒之似以遺我叔母兮志兒之死喜梁栢端正兮悅
纍纍女死而歸兮室無鬼魂魄安且吉兮 旌有俟
吳張徽兮載彤史

乾隆壬辰十月二十五日

和州二薛孝子祠碑記

乾隆壬辰冬十月余試士於潁州府府學教授江都
吳本錫以和州學正來擢茲府出其所作薛氏兩孝
子歌示余且言孝子事頗詳悉乞余表其遺行余感
之爲作碑記明年春行試和當書之以授和士俾刻
祠下其詞曰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
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
以爲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滫瀡之
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願我兩人貧甚何所

致之計可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則是無子乎母側不可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盥傭者擔荷自村外來白粲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嚮切熟烹酌酒奉飯跪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頷之則跳舞以侑食日日以爲常時或天寒朝冽伸手皸痲母爲之不饗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爲侏優爛斑郎當作態以博母笑庶幾忘母困苦鄰兒爭逐謔罵其長老翁媪見之謂

若兄弟病瘋耶孝子無所答徐徐負母徑入戶去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兄弟視疾及歛及葬既誠既信不乖於經葬返毀不出戶所備主家恠二備久不聞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爲逡巡畱護向鄰人索粥糜冀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於是相與葬焉而二人之行喧聞州中知州何偉書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爲作贊時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也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妻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薛後已無人廬已

無有而偉書及世濂贊頗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則奈何會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人合祀之曰雙清祠今二薛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祔於是迎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爲二薛孝子立木主祔祀云嗟乎知斯土者知闢孝子之隱以示和人世璉可謂舉之當矣本錫官學官而以孝之隱者告使者津津不置口其所以教士者必不悖矣是皆可書乃記之而系以迎送神之歌曰

嶄巖天門兮嚙江山有樹兮樹有風母死而死兮行莫之雙雙魂來兮祠中

神之入兮魴鯉持神之出兮負日鳥而飛母煖母飽
兮子何悲雲中疾兮去來熏篋既奏兮徹殿在祠

乾隆壬辰十月二十二日

潁上王貞烈女墓表

乾隆三十有七年壬辰夏六月甲申潁上王貞烈女
殉其夫陳士文事藉藉於其縣人冬十月余傳試次
潁上潁上學生耶駒敘述其始末以告余余曰是可
表也表必於墓按墓之合葬非古也而禮不改者以
義與情也今貞烈女之情與義過而不背乎倫雖與
士文合葬也宜宜則墓道不可以不表故表之王貞
烈女者潁上縣人父棟母張乾隆十八年癸酉十一
月己巳生於縣之東四都北堞邑四歲許嫁同縣陳
維周之子士文士文之世母貞烈女從姑也早寡撫

孤子欲重爲婚姻於母氏之黨以爲助故爲仲子士文請納幣且曰吾諗吾姪賢他日必能助我矣貞烈女十歲卽行立不出梱學爲織紵組紃不釋手顧厭紅紫不喜帛喜布凡承筐執饋之事事事必治大父恩從年八十餘瞻貞烈女篤愛之大父卒逾期而哀有姊殤哭之十月以往其行與禮服合符及歲十二三善事父母蚤起盥漱問煥寒動準內則弟三人妹一人貞烈女撫妹而督弟朝夕誨之曰顯親揚名巨孝之經欲求顯揚書不可忘弟知之乎諸弟聞之輒嚮學士文自少學勤而有文年十八試於府府君合

試一府名在第七聲聞華華出其羣輩然士文好窮
日夜繼膏油以讀苦探孤進不自休寢遘疾漸狀聞
貞烈女雖不言爲之癡食其恆德... 著矣歲壬辰
六月甲戌士文之喪告貞烈女即日自縊父母走救
之不得死則不食或解之曰往守貞亦可也何必死
貞烈女嘆曰父母豈肯許我耶縱許我以我貞故累
父母月日以憂何若死之斷我累耶再三解之哭不
言如是十日甲申之父父母迎同室姊來守之姊亦
未嫁而所受聘者死逾一年矣故遂以相慰冀必解
之申女貞烈女起婉轉謂姊曰妹與姊不幸同所遭

姊行實無闕於禮與制是也。姊卽死於禮與制爲過。然死亦是也。人各行其是。願姊勿苦相守。且姊所以必死者有故。姊五六歲時。父母以我許於陳陳氏。故有壻。然里親戚撫我而戲呼之曰陳薄酒我小耳。然我之家姓陳陳姓可得更耶。且妹命已如此。薄酒不能易醴以求其活。耶姊聞之而辭退。貞烈女乃閉戶櫛髮總髻出縞衣素綦。以自束。竟經而死。明日父母啟之。死已久。顏色不改。如生時。六親爭來視。無不泣下。雖尊長咸屈膝加之禮。旣斂。願與厝於府。人士爲之哀誄者數百篇。秋七月己酉。陳氏具親迎。

之儀鼓吹輿馬迎其柩 葬於陳氏之兆與士文同穴
陳張兩家諸弟用巾冪合盞之爵奠酒柩前慰厥魂
魄易重作主迎精而禱 告曰士文之弟獲生男子當
爲貞烈女之子以祀是 日遠近會葬及觀者幾千人
府之士合詞告於縣沈君疇初沈君以其事上府行
請建坊以彰貞烈女之行如例謹表

乾隆壬辰十月二十四日